

國史瑣談（九）

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

前一篇演述幾項個人粗知之「絕學」。選題俱為世俗鄙俚知識，流於瑣屑，並亦俱是常行末枝，不足以上儕重要學術。固然仍能提示世人注意，但亦感其重要性不高。

本篇仍要續談「絕學」。立意選擇重要論題。個人不揣識力淺陋，要在中國科學史上談些問題。宗旨是要談「中國科學史中的絕學」。分別舉例，簡略論述於後。

甲、天文

中國的天文學有三個學說，俱出於中國古人所創。不像歐洲、印度俱是傳承巴比倫的天文學。

中國最早一派天文學是「蓋天說」，創生最早，影響最大。古人認識天地，認為天是一層圓蓋，全部只有一層。而下面厚土，是方塊一塊。但在西北、西南、東北、東南四角，各有一根繩子吊起來，在中國八卦方位為：乾、坤、艮、巽四位置。此四根繩子，古人稱做「四維」。因為如果不用「地維」繫著大地，大地會沉到水裡。須知歐洲、印度相信天有多層，歐洲相信天有九層，但中國的《呂氏春秋》中所謂的九野，乃是這一層天分別八個方位及中央方位合成九片天，仍是一層。

中國這一層天，有諸多星星閃亮。天文家對之畫出一套分區圖。定出來三垣二十八宿一套學說。就是「紫微垣」，此中就有北極星。孔子所謂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

拱之」。(見《論語》·為政第一篇)「紫微垣」有不少星，並為學者看成天上主宰。其次是「太微垣」，是天上一個皇廷性之大權所在之區。

又其次為「天市垣」，此被看成天上各樣市肆之區。

再其次是「二十八宿」，俱是實在之恒星，天上四方東、西、南、北各有七座。

「蓋天說」流傳恒久，而至近代西方天文學輸入後，舊說終被古人遺忘，故而幾成絕學。

第二個天文學說是「渾天說」。晚出，而大天文學家張衡最信「渾天說」。這一派相信天是輕清之體，而日、月、五星則有規律在天空運行。除張衡之外，東漢有不少學者相信「渾天說」，惟在西學輸入之後，此說亦成絕學。

中國第三個天文學說是「宣夜說」，據《晉書》天文志記載，出於東漢人鄒萌所傳承，當非鄒萌所創說，却無法上溯得明其創始來源。

「宣夜說」主倡宇宙曠遠無有止境，並言群星無論大小俱浮懸空際，倚氣自動運轉。此一學說唐代以後即成絕學。但至20世紀西方學說太空理論頗似中國「宣夜說」，而中國學者不敢自信，亦不作研考，自是絕學。

乙、曆法

中國自古一直是農業國家，除了熟用天文知識，為農務生產，古人早就思考創制曆法，今時學者龐樸，提出中國最早先創制火曆，是驗看天空心星出現定為春天到臨，作為農耕開始季節，此一心星命之為「大火」。此一新說已經其三次做文補充完成一個曆法系統。鄙人只是信從，大抵看成6、7千年前陶器時代一種粗簡曆法，可當作一種考古新說。

中國古代之曆法體製，上古記載詳明具體，見於最古之書《尚書·堯典》。文字雖簡古，而申叙則翔實完整。在此不引原文，淺述於次：

堯派任四位官員，分別名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，分投（非同時）到四方實地測量，各個定出一年四季的仲月。以其四處測定之仲月，可以得出全年十二個月的時段。能定下仲月，自可算出孟月和季月。方法全據官員作實地測估。

書中說明羲仲去到暘谷測看日出，以南方「鳥星」（後世稱朱雀）為準。詳細測量而得出有一天白天和夜晚時間相等。（後世定為「春分」）於是就把此月定為春季之仲月。

羲叔受命去至南交，以東方之星「大火」（即後世之心星）為準，詳細測得有一天在全年中白天最長（後世定為「夏至」），於是就將此月定之為夏季仲月。

和仲受命，向西到昧谷。以北方恒星「虛星」為準，詳細測出有一天夜晚與白天

時間一樣相等（後世定為「秋分」），就把此月定為秋季之仲月。

和叔受命，去到北方幽都，以西方七宿之「昴星」（昴音卯 mao）為準，詳細測出有一天白日最短（後世定為「冬至」），於是把此一月初定為仲冬。

《堯典》中載明一年有 366 天。原文更明白記載：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。」這裡的閏月需有交代，因為此是中國曆法特色。

關於《堯典》上所謂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」一說，今代《尚書》學家曾運乾、金景芳兩人，均有解說，可舉金景芳之書，直引其言，以供參考：

此處提到閏月問題，則是屬於以月相為對象的陰曆的知識。既然知道閏月，就知道堯時已知道陽曆的一歲 366 日與陰曆十二個月的不協調的問題。陰曆以月亮圓缺周期為一個月。後世的四分曆知識一個月為 29 又 499/940 日。度過十二月後（大月三十日，小月二十九日），纔 354 日，小於陽曆一歲的歲實（365 又 1/4 日）11 日又 1/4 日。三年積累 33 日又 3/4 日，即多出一個月多。於是採取三年多加一個月的辦法加以解決，這就是閏月。三年一閏，還有餘額，於是五年兩閏，五年兩閏則有不足，於是十九年七閏。（據金景芳、呂紹綱合著，《尚書·虞夏書》新解 [瀋陽：遼寧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]，頁

68-69。）

事實上，自上古堯之時代已正式創製陰陽合併之曆法，隨後亦尚經歷不少改進，成為後世沿用恒久之一種曆法。此亦代表中國獨具特色之曆法。今時著名科學家竺可楨亦從《尚書·堯典》考證其時當在紀元前二千二百年前後。主要是計算堯時所使用之觀測中星。因為中星有歲差之限期，經若干年即須改換「中星」。竺可楨即是就堯時之「中星」，從「歲差」推算出堯之年代。可知陰陽合曆中國沿有 4 千年之久，今已停用。

丙、方技

自古以來，「方技」一詞是中國醫藥之學正式稱謂。約自春秋末季之醫家扁鵲起，方技是稱謂醫學之正名，在漢代沿用甚專，即至後代中古以至唐代醫家俱稱方家。東方日本國稱中國醫學正名為「漢方」。而所謂中醫，實已晚至近代，應在晚清以後。

但凡人類，無論其身體如何壯健，自亦不免有外傷內感，稍染疾病。先民無有文字，自不會有載述。惟自殷商創有甲骨文字，經專門名家研考，如甲骨學大師胡厚宣即於甲骨文字，考證出殷人所記者有十六種常見疾病。（據胡厚宣著：《甲骨學商史論叢》），其文曰「殷人疾病考」。）

雖然，人類感染疾症，打牲受到外傷，

總須設法治療。簡易醫術自必創生，無有文字亦必口耳相傳。推斷終於自必有人能專門負此職司。中國古人亦終必委巫術之士操此專業，而巫醫即能在古史上出現。故孔子會說：「南人有言曰：人而無恒，不可以作巫醫。」（據《論語》·子路篇）看來上古夏商時代包括其前代，巫醫治病，應為日常必行之事。據史書所能知者，大抵到春秋時代，或上推至西周，純粹之醫道，應已自巫分化出來，自成一門學問技藝，也就是所謂之方技。

醫學自巫術分化而出，其來由多本之於不同疾病，導出醫術治療方法之不同。及純作分科而治，自須疏遠神秘之巫術。讀前古之書，可察知醫學之獨出與分科。大抵形成於西周晚期，而在春秋之前。

據《周禮》（亦即《周官》之書）天官，載有醫師一門職司。「醫師」之下分出食醫、疾醫、瘍醫、獸醫四科，《周禮》天官載明：

醫師：掌醫之政令，聚毒藥以共醫事，凡邦之有疾病者，有疢瘍者造焉。則使醫分而治之。（《周禮》·天官冢宰）

醫師下分四科。見之春官冢宰。如下所記：

食醫：掌和王之六食、六飲、六膳、百羞、百醬、八珍之齊。凡食齊視春時，

羹齊視夏時，醬齊視秋時，飲齊視冬時。凡和：春多酸，夏多苦，秋多辛，冬多咸，調以滑甘。凡會膳食之宜，牛宜稌，羊宜黍，豕宜稷，犬宜粱，雁宜麥，魚宜菰。凡君子之食，恒放焉。

疾醫：掌養萬民之疾病。四時皆有厲疾：春時有疇首疾，夏時有痒疥疾，秋時有瘧寒疾，冬時有嗽、上氣疾。以五味、五穀、五藥養其病，以五氣、五聲、五色視其死生。兩之以九竅之變，參之以九藏之動。凡民之有疾病者，分而治之。死終，則各書其所以，而入於醫師。

瘍醫：掌腫瘍、潰瘍、金瘍、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。凡療瘍，以五毒攻之，以五氣養之，以五藥療之，以五味節之。凡藥，以酸養骨，以辛養筋，以咸養脈，以苦養氣，以甘養肉，以滑養竅。凡有瘍者，受其藥焉。

獸醫：掌療獸病、療獸瘍。凡療獸病，灌而行之以節之，以動其氣，觀其所發而養之。凡療獸瘍，灌而劑之，以發其惡，然後藥之，養之、食之。凡獸之有病者、有瘍者，使療之。死則計其數，以進退之。（上舉醫師各節，俱引《周禮》·天官）

若《周禮》記載之醫師種種，純屬醫學宗旨，並有分科專門，想見宗周時代醫學已達很高水準，自亦同時與巫術絕然分離。

上古之世，傳說中之名醫推尊黃帝時有岐伯、苗父及俞柎三家，惟只能相信俞柎一位，因司馬遷《史記》扁鵲倉公列傳，提到俞柎，其說當有根據。然所知春秋時代各國公侯俱有侍醫，多不見注名姓。《左傳》所載只有秦國名醫師（即侍醫）秦和，而記載秦和受命到晉國醫治晉侯之病，能談醫理與病徵，不過簡短數語，而秦和之名久傳後世。後漢鄭玄即推重秦和。與岐伯、俞柎並稱古之名醫。

歷史上真正能見出醫家診病治療之前後過程者，當舉扁鵲、倉公方見真章。俱出於《史記》「扁鵲倉公列傳」。

扁鵲是鄭國人，姓秦名越人，行醫於世號扁鵲。一生行事，俱在春秋末季。為趙簡子診病，三家尚未分晉，為田桓侯察視疾徵，田氏尚未篡齊。即為魏太子起死回生，亦在春秋之世。扁鵲周遊各國，為男女小兒治病，司馬遷俱有載述，純為醫家立傳。

《史記》又更詳述漢初齊國之太倉長，名淳于意，因其太倉長而世稱倉公。倉公少時喜為人診病，但多不驗。倉公同鄉有老人陽慶，年七十餘而無子。事在西漢呂后之八年（公元前 180 年），特告訴淳于意，命其盡數丟棄舊「方」，而願將生平醫道傳授倉公。陽慶一生所藏禁方全部贈給倉公。（按史上所載「禁方」應是後世所謂之「秘

方」。）

倉公淳于意曾在漢文帝四年（公元前 176 年）因案到長安受刑，其女緹縈上書文帝赦免，文帝赦其肉刑，並傳問倉公所診治之病情及治療經過如何，倉公歷舉診治 25 人之醫案，評論其前後及最後結果。而太史公司馬遷不厭其詳，一一採記。此則中國史上保存醫案之創始。倉公自言，凡醫治必留存「診籍」，中國醫學開此先例。

太史公之貢獻，除備載倉公「診籍」醫案之外，尚有兩點重大記注，必須提示後世。其一，《史記》此傳為醫學提出一個代詞，是謂「方」，即於扁鵲、倉公以及陽慶等醫家，俱總言為「方」，文中不但言禁方、故方、方數，並明二人身分為「方」。由是則後之言醫學為「方技」者，應溯始於「扁鵲倉公列傳」。《史記》中另一要點，在倉公為文帝叙其醫術學自陽慶，臚陳得其脈書，有黃帝上下經，有扁鵲上下經。此在《漢書》藝文志中載有《黃帝內經》、《黃帝外經》、《扁鵲內經》、《扁鵲外經》等書，可證黃帝、扁鵲之書早在文帝之前已由陽慶熟讀，或在高祖時代極有可能。

再附帶一提者，倉公回告文帝，說每診斷必切脈，後世醫家診察病人，熟引「望、聞、問、切」四字，其切字由來自原傳自陽慶，為時應在漢高祖時代。

漢文帝後一百五十餘年，至於成帝之河平三年（公元前 26 年）而收天下書，命劉向、劉歆父子校讀中秘書，計由劉向校六

藝、諸子、詩賦之書，命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，太史令尹咸校數術，命侍醫李柱國校方技。再經劉歆部勒全校之書，完成《七略》一集。嗣班固著《漢書》全錄劉氏《七略》輯為《藝文志》，後世學者見古代學術之集大成，多有各專門研究《藝文志》，著名者有王應麟、章學誠、姚振宗等。

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將古來天下之書分為六略，本文只談其中之「方技略」。

在《藝文志》六略之中「六藝略」論六經，「諸子略」論九流十家，而只有「方技略」乃是純醫學專門，並由侍醫李柱國校讀，正見漢自文帝以來，皇家俱重醫學。

李柱國校「方技」諸書，分部為四類：即醫經、經方、房中、神仙四類。近世章學誠以不該漏列「脈經」和「本草」，蓋文帝時倉公已熟用脈經，抑且西漢已有本草之書是謂《神農本草經》，且官家廣設本草小吏，從事採集藥用植物。此皆章學誠批評「方技略」疏失之點。

李柱國校讀方技之書，所列醫道四門，其中有「房中」一門，實具深意，具醫家特識。蓋「房中」決非婦科，乃是專對健康婦女而設，並包括男女房事，重在生子。故此門亦含有性教育功用。亦談男性，尤在於性教育。《史記》載倉公從老師陽慶所學，提到有「接陰陽」一項，應即是「房中」之道。

何以知房中一門有性教育目標？略舉「房中」一門之書，有：《堯舜陰道》23

卷，《湯、盤庚陰道》20卷，《黃帝三王養陽方》20卷，《三家內房有子方》17卷。像古代聖賢帝王亦俱用心於房事，後之帝王公侯自當追從學習。而教育重點是用心生出子嗣。侍醫李柱國乃是皇家御醫，其能列一門「房中」之道，決非隨便安排者。

在「方技略」之下，李柱國又開闢一門「神仙」之類，亦具深意。「神仙」者，後世至今所重之老人醫學是也。此學之背景不遠，乃是秦皇、漢武追求長生之遺意，戰國時代未嘗有也。

「神仙」一科為李柱國所開闢，然後世並無人繼承，後由道教竊取，有諸多誤導，不須在中國醫學論述。

所謂「中醫」實承上古巫醫及歷代名醫承接進展而自具體系。由是不絕。惟自鴉片戰爭以後，西方文化大量輸入，漸次將西方醫學引進，上海最先即有西洋教士創設醫院。初在通商口岸，隨之遍及各省。因是而開始有西醫、中醫之別。中國之中醫歷年逐漸退出主流，百餘年後，快速消沉，終成絕學。

丁、餘論

自從歐西英國工業革命，恃輪船、火車、電傳、槍砲而致國家富強。工商擴張使之向外侵略，強銷鴉片啟衅侵華，中國因應乖方，一敗再敗，陷於不平等條約枷索，國勢隨之積弱，人民淪於積貧，備受西方人非

笑鄙視。中國知識分子文人志士反省，自認科學落後。民國以來，人人提倡科學，高喊科學萬能，匯成思想潮流。吾以史學為專業，在此環境之下，自然亦要回顧中國自古以來有無科學技術創造，前人是否均能精熟而利用？歷史是否繼承改進？中國是 5 千年文化大國，回顧前人積業，務須珍視，不能妄自菲薄。故而試作此文。

吾為後知後覺，可以晚至 21 世紀，前一世紀早有甚多有心學者，探考我國固有之科技成就。如茅以昇研究古代橋樑，梁思成研究古代建築，郭寶鈞研究上古鐘鼎銅器，馬繼興研究帛書木簡醫學書。（馬繼興所著《馬王堆古醫書考釋》，我曾細讀三、四遍，而在此文中無法引論。）

想想中國亦在古代發明火藥。但是歐美學者自認火器精強，決不承認中國發明火藥，我不再細談，但要舉一位今代學者馮家昇，有代表性，一人出面駁斥歐西學者之輕妄。提起馮家昇有誰知道，臺、港、美歐，華人洋人亦少人知世上有馮家昇，在此須略提一二。

馮家昇（1904-1970），字伯平，山西人，北京燕大畢業，更又研讀得碩士學位，任教於北京大學、燕京大學、東北大學。日本侵華之 1937 年受美國聘請在國會圖書館任職。隨之請假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完研究學位，再回到國會圖書館任職。前後十年，1947 年因回北京解釋一件學術上問題，就此留在國內。馮氏不但通英文，也通拉丁

文。最難得者，他長於古回鶻文、畏兀兒文（即維吾爾文）、古突厥文，不但全國只有他一人通回鶻文、突厥文，歐洲只有德國一人、俄國一人通突厥文，美國無此人才。馮氏燕大歷史系出身，對於邊疆民族史致力最深最久。他精研《遼史》，實為全部契丹史，故於耶律大石之創建西遼，有八十餘年歷史也熟知。由於對契丹史之探究，亦同時研究慕容氏、宇文氏、段氏三個邊疆家族。另一個邊疆民族，馮氏對戰國秦漢時期之「大月氏」的知識有充分了解，自西漢前遠遁至中亞，建立「貴霜王朝」有詳細介紹。

馮家昇亦是科學史家，對於火藥發明及其西傳到阿拉伯民族俱有專文。本文在此略舉馮家昇之火藥發明史數文，代表他批駁歐美學者之荒謬。一、「火藥的發現及其傳播」，二、「伊斯蘭教國為火藥由中國傳入歐洲的橋樑」，三、「駁斥歐美人的火藥是歐洲人所發明的謬論」，四、「蒙古西征用過火藥嗎？」像馮家昇這樣學者，有這種深廣學問，勇於撥正學術上重大爭議。我等敬佩之外，應該加以表揚。

20 世紀 60 年代，我曾多次與旅美史學大師楊聯陞先生請教各樣問題。他曾表示今時中央研究院應有人從事科學史研究。同時很鄭重的提示兩種科學史資料之書。一為王仁俊所編之《格致古微》，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問世。一為劉嶽雲所編之《格物中法》，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成書，有大數學家李善蘭作序。此兩種書綜合搜輯中國

自古至清代之各類科技資料，可以為學者作參考方便。楊先生看重中央研究院，這樣前代之科學成就，院中並無專家，近代史研究所只有王萍教授研究中西曆算學之交流，有著作很具水準。而歷史語言研究所却並無科學史之研究人才。我今作此文，回念前賢高見，甚願呼籲學界有人從事，以免全成絕學。

2015年5月5日
於多倫多之柳谷草堂

徵稿啟事



國史館館刊

本刊收入 2014 年臺灣人文學引文
索引核心期刊 (THCI Core)

本刊為一專業學術性季刊，凡與
中華民國史、臺灣史等相關議題
之未出版研究論文及書評，均歡
迎投稿。

來稿請寄：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長
沙街一段 2 號「國史館館刊編輯
委員會」收，或寄電子郵件至：
bah@drnh.gov.tw。

各期電子全文暨稿約詳見國史館
網站：www.drnh.gov.tw。

訂購詳見「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」
(頁 355)